传奇

牌坊过梁

刘耐岗

很多40岁往上的人都记得，在吴桥境内有一块三米长、一米见方的条石，就斜放在运河桥头东边，两侧刻满了拿茅的兵、骑马的将。奇怪的是，一个个的都没了脑袋。有知道的，说这都是“文革”时候红卫兵们破四旧挨个儿拿斧子砍的，但这块石头具体从哪里来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终于有一天，早先在运河拉过纤的王师傅站出来，说他明白这里边的事。我们几个坐在河边的小树林里，听王师傅讲起故事来。

说运河西边的景县有座景州塔，塔下边曾经有户老财主，金银财宝多得数不清，光良田就有千余亩。老财主那个自在啊，见天抱着水烟袋，端着泥鳅杯，坐在地头的凉棚里瞅着长工们给他干活。两个老婆不愿意去的时候，就闷在屋里边跟她们数元宝，从箱子里倒出来，擦擦，再一块块搁进去。老财主已经六十挂零了，还想再娶一个老婆，大老婆不愿意，他仗着财大气粗，就把大老婆赶了出去。

这一天，管家来给他报告，说塔根底下来了一个小娘儿们，哭得梨花带雨那叫好看。老财主赶紧出门去看，那姑娘背后插了个草把，哭哭啼啼的，说自己的爹爹死了，没钱下葬，哪位行好给施舍几个碎银子吧。

老财主满眼放光，拽起姑娘就走：“姑娘你跟我去吧，你的吃喝我也管了。”

老财主指挥一帮人，就这样把姑娘掳到他三出三进的庄园里。姑娘死活不从，老财主就把她关进了西边的柴屋里。夜里，明明锁好的门忽然开了，进来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把姑娘叫醒了，只见她从手腕上摘下一只镯子，对姑娘说：“给你这个，出去后换些钱！”

第二天一大早，老财主打开房门一瞅，呦嗬，姑娘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了，脸上还挂着笑。老财主高兴极了，马上张灯结彩，办了婚事。结婚后，新娘子把老财主哄得滴溜乱转，老财主对她是要星星不敢摘月亮。新娘子对身边的使唤丫头、仆人、长工们很好，天天散钱给他们。开始财主不知道，后来跟财主穿一条裤子的管家、打手什么的跟他耳边吹风，让他管着新娘子点儿，说她是个败家子。

正好这时候财主家牌楼倒了，新娘子专门请来一位道人，说要赶紧修一个更气派的，才能挡住灾祸。牌楼用的是德州船运来的三块青色条石，每块石头两面都刻了燕王扫北时的场面。树牌坊的时候，新娘子特意请那些财主贴心的喽啰们站在一旁。头一回没树好，砸死了仨，第二回又没树好，砸死了俩。

老财主这个憋气，又请了一个道人来看，那道人来了一看，倒吸一口凉气，说施主啊，您家招邪啦，新娘子是个狐狸精！刚说完这句话，只见一阵大风刮起来，明明很亮的天，一会儿就成了黑锅底。

老财主“妈呀”一声钻到八仙桌底下，道士赶紧抽出三尺宝剑护法。耳边听得叮当乱响，道士跟狐狸精从屋里打到院里，道士最后祭起一个宝葫芦，把狐狸精的宝剑收了去。丢了宝剑的狐狸精挨了道士一剑，捂着肩膀飞走了。再看院子里，所有的树都倒了，就连牌楼上刻的人呀马的，都被削了脑袋，石头上还沾了不知道是狐狸精的还是道士的血迹。

老财主十分后怕，再没有讨小老婆。但这事还没完，后来皇帝出巡到景县，听说祖宗的脑袋都被砍了，龙颜大怒，把老财主判了斩立决。皇帝还下令把牌楼毁了，可不知怎么的，牌楼的过梁却躲过了一难，最后流落到运河的桥头东边。

我思

《醒狮传奇》：杂技技艺的丰富想象

申 莉

想象力丰富对于创作而言无疑是绝对的褒义词。在艺术表达上的想象力，通常需要创作者对艺术和生活本身具备细致、深刻、独到的洞见。杂技技艺的根基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但是其高难奇险美等特点却是区分专业和常规的标准。也正是基于此，杂技往往在超脱现实生活的神话类题材的剧目创作方面，具有更大的想象力发挥空间。沧州杂技团制作的杂技剧《醒狮传奇》，就是这样一场对杂技技艺的丰富想象。

杂技剧《醒狮传奇》取材于沧州当地“镇海吼”的民间传说，结合杂技艺术进一步解构和重塑，讲述了沧州沿海渔民为了守护百姓的福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用血肉之躯和不屈的精神，重塑狮魂，唤醒睡狮，最终战胜以恶龙为代表的邪恶力量的故事。

沧州因历史悠久和著名的“镇海吼”被誉为“狮城”，而狮子的雄壮形象也恰恰代表了沧州地区尚武豪爽的社情民风。该剧的创作者们从“狮城”这一地域文化符号和杂技“舞狮”这一杂技艺术元素之间，采撷到了宝贵的关联灵感。从题材方面为这部作品奠定了“狮”的基因，并以“杂技技艺”为展开具体想象创作的艺术要素，伴随情节的展开不断丰富与变化。

若非经过长期专业的训练，常人对杂技技艺的操控是难以达到应用自如的水平，但这个特点恰恰给了杂技在塑造具有超能力的神话角色方面的想象空间。威亚、魔术、柔术等普通人在现实中几乎不会经历的专业技艺，被想象和应用到剧情之中的仙人飞升空中的步步生莲、女巫的魔法操控事物，以及水族小女巫的飘逸婀娜等人物特点展示方面，却能够使剧情得到更加生动和符合观众想象思维的展现。

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大量丰富的杂技技艺被分布到了不同的情节和场景中去。例如：用双人技巧动作和双人滚环等，来表现剧中男女主人公沧生和金莲之间的爱情，是主创团队用想象力将这类节目技巧的缠绵与飘逸发挥到了剧情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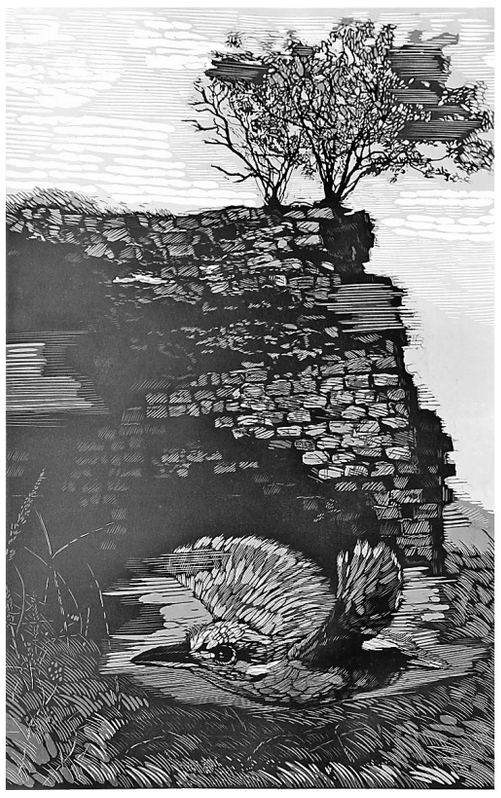
这部剧在场景渲染方面的杂技想象力可谓是丰富且生动的。用网吊技艺展现渔女们的日常作业，用立绳技巧展现渔夫们在渔船缆绳上的作业，用小渔船装饰的两轮平衡车来表现渔夫们驾驭船只在海上航行，均是合乎情理的生动想象。

这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醒狮》一幕中最后镇海吼的“重生”。采用了超越一般意义的“本体”满血复活的套路，化整为零地使用了一堆小狮子和他们的武器——杂技道具“流星”进行最后的决胜之战。这样的设置既合乎将镇海吼守护精神传承和发扬的情节逻辑，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观众的心里预判。《蹬人流星》这个沧州杂技团的创新节目，也在这样充满想象力的编排中被赋予灵动的灵魂。

狮子在中国古代因数量稀少而被视为祥兽，后随着佛教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狮子因其雄壮和力量等特点被赋予了辟邪护法、守护等吉祥寓意。《醒狮传奇》的创作者们抓住了狮文化中这些特点，将这些狮文化中的精神通过想象力发挥到剧情中去：作品以“狮”作为高度浓缩的艺术形象，它不仅代表着沧州铁狮，更象征着中华民族是一头觉醒的“雄狮”，尽管饱经磨难，但仍不堕斗志、顽强拼搏。作品展现着燕赵儿女英雄壮志的铮铮铁骨，歌颂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伟大民族精神。《醒狮传奇》力求突破传统杂技作品追求惊险刺激的感官审美局限，深入挖掘和展现作品的精神内涵。

《醒狮传奇》虽然在时间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展开创作和制作，但仍紧紧把握住了杂技艺术的规律，并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使剧情得到了较好的展现。其中细节仍需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磨提升，例如平衡车的应用，如果在想象力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杂技技艺的研发，从而成就一个新的技艺作品，那么这部剧的想象力之于杂技技艺的发展将会有深度积极作用。

荀慧生（油画） 张顺利 作



划过斜阳（版画） 马良芬 作

人间

流河驿与外国使者

郭学青

青县，作为中原文化的边境之地，颇有地标意义。

一个叫权近的朝鲜哲学家，任奉翊大夫、签书密直司事，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六月，奉恭让王之命出使明朝。他一路南下，详细记下了自己的行程：“逾鸭绿江，渡辽河，以北抵于燕，浮河而南入淮、泗，历徐、兖之墟，溯江汉以达于京师（南京）。”“浮河”即是大运河。权近这次所写五律《过流河驿》，收录于《阳村集》。

诗中提到“陲人”，即边陲之人。青县，唐代为芦台军，宋初为乾宁军，都属军事编制，长期为金辽边境。交通险阻，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以至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将其设定为荒僻的代名词。直到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漕运繁荣，这里才逐渐繁华起来。沿运河途经青县的官员也多起来，其中更有几位外国使臣。权近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途经青县的外国使臣。

公元1539年（日天文八年、明嘉靖十八年），青县迎来了日本僧人策彦周良，他作为遣明副使进贡明朝。8年后，又被任命为遣明正使再度出使中国。回国之后，他将这两次经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分别叫作《策彦和尚初渡集》《策彦和尚再渡集》。后二者合一，名《入明记》。由于《入明记》对沿途各地的寺庙古迹、风土人情，乃至官员交往、商品贸易无不涉笔，语言翔实简率，故在中日交流史的载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策彦周良分别于1540年2月和1549年2月往返青县，亦宿于流河驿，天气、风向、行驶状况均有详细描写，尤以参观“三清殿”着墨最多：“二日，立夏。辰刻，开船。午前，着乾宁驿。正午，同钧云、江云上岸，游勅建三官庙。正殿竖颜‘三清殿’三个大字，周回之墐琉璃色，中有三殿，共琉璃瓦。两庑壁间之彩画颇极丽美，盖此所弘治天子皇后之乡里也，以故立此道士观。有石碑，弘治十四年立，云云。归便慈眼迎候，遂同钧云过慈眼船，设小饭，田乐，举杯者三。未刻，鸣鼓开船。晡后，着流河驿。顺风，帆戮如飞。”这位博学多才、通晓汉文、两度入明、在中国逗留5年有余的日本人，与当时明朝文人广泛交游。明嘉靖状元、翰林院修撰姚涞曾经评论策彦周良说：“读其文，有班马之余风也；诵其诗，有二唐之遗响也。”班马指汉代班固、司马迁，二唐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可见，中华文化对其影响之深。

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臣，荷兰画家约翰·尼霍夫携带贡品前往中国求通贸易，于第二年到达北京，时值清顺治十三年。他的记录颇有意思：“七月四日，我们顺利到达小城青县。该城距兴济镇一百二十里，位于运河左岸。运河在此处连接黄河的一道支流，水面显得非常开阔。靠近河岸的地方有一座式样古朴的宝塔，但由于缺乏保养，显得颓败。看来这里的异教徒对他们偶像的虔诚，尚不及他们南方同胞的一半。整个地区的庙宇都因此付出代价，大多数庙宇都损坏得一塌糊涂，有些偶像孤零零地散立各处，裸露在蓝天下；有些偶像被中国人出于怜悯地用张草席盖在身上；有些偶像干脆戴着草帽在那里斜眼窥视，一脸的无可奈何。”

明清两代海禁频繁，所以能深入内陆的外国人多为官方使臣。唯一一位路过青县不是官员的外国人叫崔溥，朝鲜人。是因为奔丧途中遭遇暴风，从朝鲜济州岛意外地被吹到了我国浙江沿海。当时明政府确认了他友好邻邦的身份之后，派人遣送回国。崔溥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再由北京经陆路返回朝鲜，他将行程中的所见所闻随手记录，写成了著名游记《漂海录》。崔溥经过青县的时间是弘治元年（1488）三月二十二日，他记之曰：“晓过安都塞口铺、清水王家口铺，至乾宁驿。兴济县之治在驿之后。……过左卫铺、柳巷口铺、三圣祠、盘古庙、高士岗，至芦台旧城。城北接青县之治，俱在河之西北岸。县前通真、保定、滹沱三河所会，故谓之三汊。又过钟楼阁、社稷坛、峭帆亭、中州集，至河间府地方。府城在河之北七八里许，又至流河驿，日已昏暮。过流河铺，夜二更，至夏官屯。”

从外国人的记述中看出，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当地的风土人情、民间故事、宗教信仰，这些都能反映出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乃至国运走向。而几个人都曾宿于一个地方——流河驿。这是明永乐二年（1404）设置于运河西岸的一个驿站，在青县东北15公里的流河镇，极冲（驿站依其所处重要程度，分为极冲、次冲、稍冲、僻递四种，其所配置的马和夫役数目以极冲最多，以下各冲依次递减），可见是个很重要的驿站。

汉诗

运河飘带

（外一首）

金培瑞

一条人工河蜿蜒成飘带
从南到北
贯穿多少欣喜与无奈
她的胸怀里满是期冀
长江的水装得下
黄河的水装得下
那昔日的码头、渡口
仅存一块石头一个基座一块木板
也见证着这份岁月沧桑

大运河畔又长出了经年的花草
一左一右的绿色长廊
就像两只扇动着的翅膀
护佑这条飘带生生不息
那是风吹，那是花开
那是春的莅临
那是运河的未来与归宿啊

运河的梦

就这样，运河
把一河的水收起来
半个世纪的沧桑
在这里作结

运河，何曾不想
载起一河的舟
将大地的心跳
一同，由南向北
漂流

如今，桃花的三月
运河与长江、黄河联姻
我看到，水清鱼肥的季节
又荣荡起芳香的气息

这是运河的梦啊
此刻，酣甜的姿容里
又满含了笑靥

汉诗

冬日运河

余 畅

1

榆树高高 在江边的土崖上
我需要仰首
才能看到那高高的树梢

已经是冬天了 远方的嘱咐犹如今天的阳光
温软的小手抚摩着我微凉的面颊
又像柔柔的低声朗诵
暖了诗人的心潮

喜鹊在我的头顶徘徊
高高的榆树上 喜鹊窝向着天空开放
你辛苦的花朵就是路程
就是生命的歌声
就是福音
那么美好

2

雪白的鸭子们在浅浅的近水里聚会
软软的潮湿的滩涂上
苦苦菜顽强地墨绿着
干枯的芭米秸成排伫立
如同旗杆
等待号角

大风降温的消息频频传来
天凉了 多穿些衣服
——亲人的叮咛犹如今天的阳光
犹如耳畔温馨的歌谣

3

古运河边的土崖上 榆树高高
喜鹊窝就开放在榆树的枝丫
喜鹊叽叽喳喳地谈情说爱
然后我分明看到她们
漂亮地栖落在
缤纷的树梢

汉诗

少年（外一首）

祝相宽

那时，我坐在河沿上发呆
河水在河道里拥挤着奔跑
那时，我痴痴地猜想
远方，究竟有多远多美
流水执拗，一浪追着一浪

我看着它们奔涌而来
借着风和阳光
不声不响地运走满河的金子
只是从来不肯放手
抱在怀里的那枚月亮

还有逆流而上的船队
纤夫的腰比河湾更弯
当最后的船只从夕阳下消失
当炊烟笼罩了身后的村庄
我还呆呆地坐在河沿上

那时，我还是一个背筐打草的少年
却常常生出莫名的忧伤
为一去不复返的水
为被它带走的帆影、落叶、牵挂
以及浩浩荡荡的少年的时光

上马下马

一条河湾两个村
才“上马”，又“下马”

上马与下马之间
本可以容下一首豪迈的边塞诗

容下一杯葡萄美酒
十万里风霜和梦里的鲜花

谁在此建造了一座兵营
成就了一段“马厂誓师”的佳话

我追着花香，以风为马
沿运河大堤匆匆而来

两个村太亲太近
一滩秋色，不容我驻足

才上马，又下马
别怪我走马观花

朗诵：白晓清

扫一扫倾听运河之美